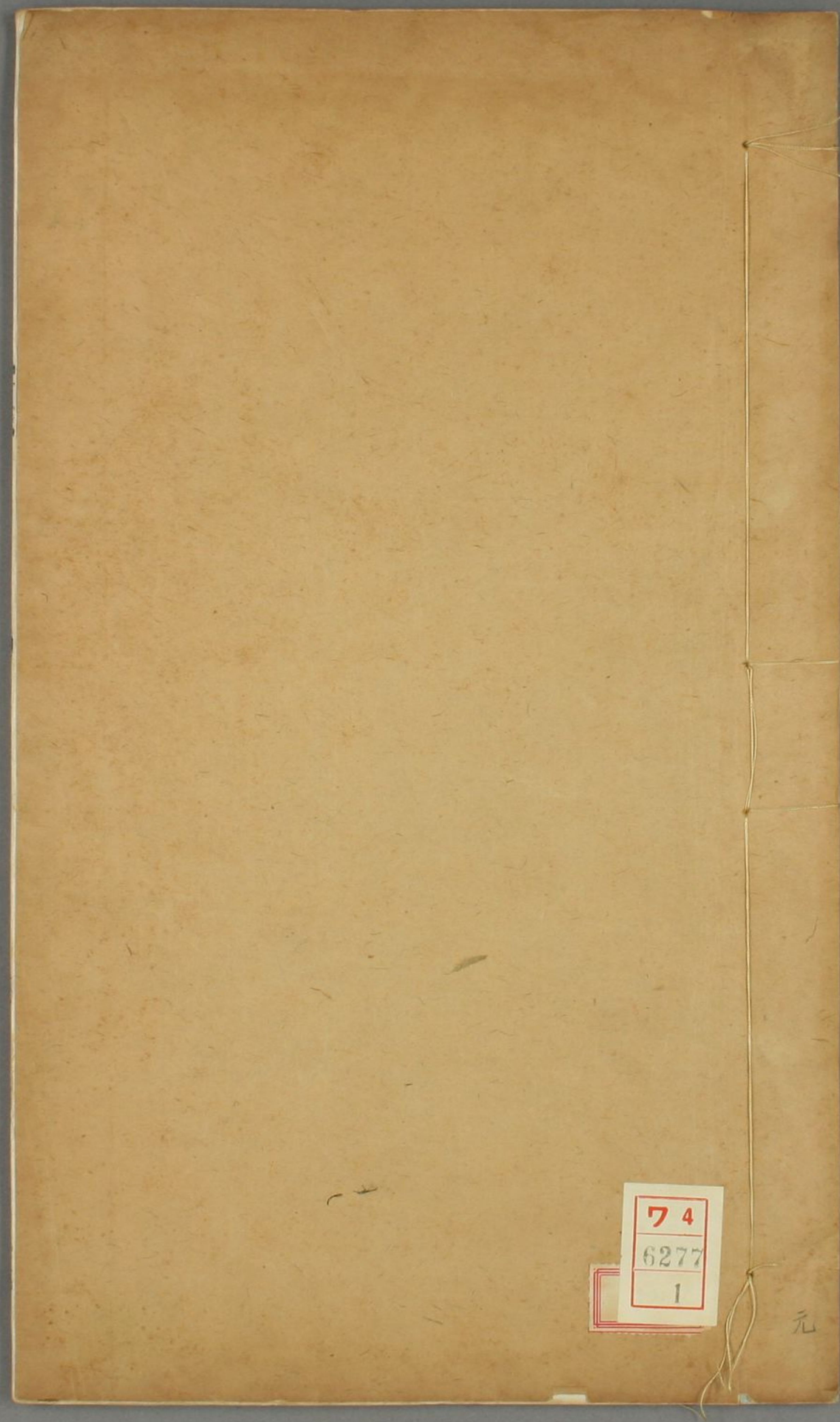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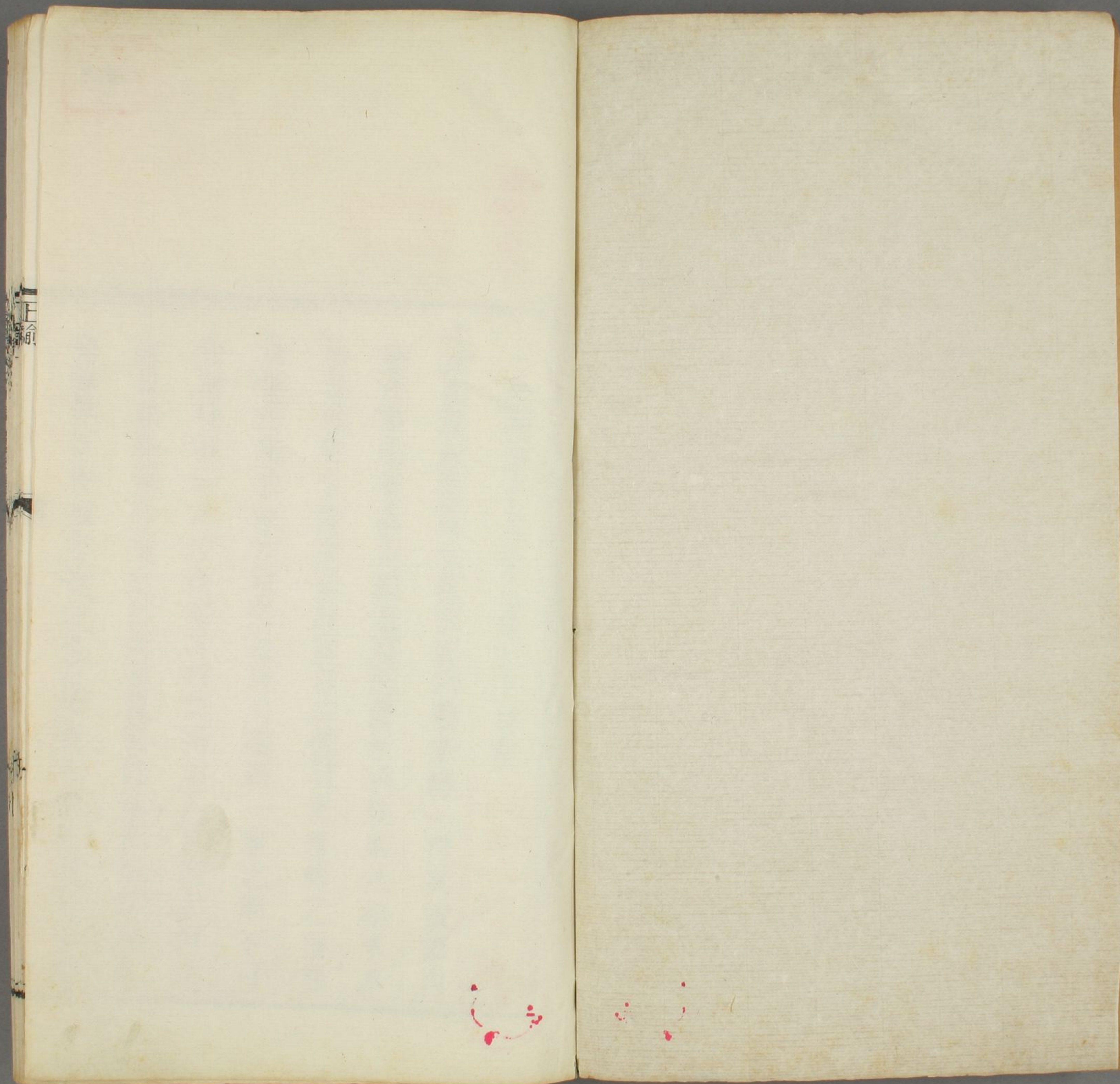




74
6277
1

元





74
6277
1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奉

去五味均平藏

上諭朕閱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內稱詹事爲東宮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等語是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于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訓示故于按語內特爲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訾議館臣爲無奈迎合諭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

上諭



不再爲明白宣諭夫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
卽禹之傳啟亦非于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
以後人心不古秦漢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
相尋不可枚舉遠而唐高祖立建成爲太子至於兄
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奏請預立國
本紛紜擾亂大率皆爲後來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
小乘間伺釁釀爲亂階如梃擊等案神宗召見太子
泣爲慰藉父子之間至於如此閱之真可寒心可知

建儲冊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於此卽以我
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爲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如
湯斌者爲之輔導乃旣立之後情性乖張卽湯斌亦
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
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卽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統
亦不過享國二年其長子弘皙縱欲敗度不克幹蠱

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於茲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

皇考敬法

前徽雖不預立儲位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爲籌定雍正元

年卽

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內又另書密封匣

常以隨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啟視傳位于朕之

御筆復取出內府緘盒密記核封昭合人心翕然此天下

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乃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爲人端重醇良依

皇考之例曾書其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乃稟

命不融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將其名撤出追諡爲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衆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出秉質純粹深愜朕心惜不久亦卽悼殤其時朕視皇五子於諸子中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於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旋逝設依書生之見規仿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儲凡三易尙復成何

事體是以前於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常以自隨是年

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

壇襄事曾以所定皇子默禱於

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倘非

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爲選擇毋悞我國家宗

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詣

盛京祇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於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昭鑒朕非不愛子也誠以宗社爲重若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爲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面降此旨卽朕前

所默告

上帝

祖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於天下一切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寧於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爲定計乎秋間朕於避暑山莊河岸御鎗打鵪鶉失足落水濕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卽趨至問安卽漢軍機大臣亦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並行未有因內廷禁地太監等敢於阻止

者設朕起居偶有違和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由朕平日君臣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面承諭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紙之語爲杞人之憂乎總之建儲一事卽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明詔立儲而於

天

祖之前旣先爲齋心默告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覆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現在詹事官屬雖沿舊

制而其實一無職掌祇以備員爲翰林陞轉之資耳因再明切宣諭我子孫其各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斯乎總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爲是其有欲遵古禮爲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時當思朕言耳並諭館臣將此旨冠於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意欽此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歷覽前代建儲諸弊及我朝

家法相承於立儲一事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
至史冊所載因建立儲貳致釀事端者不可枚舉自
當勒成一書以昭殷鑒著諸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
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
者採輯成書陸續進呈卽著皇孫等之師傅爲謄錄
書成名爲古今儲貳金鑑欽此

上諭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恭閱康熙三十三年
聖祖實錄禮部奏祭
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
上諭尚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應設檻外沙穆哈即行
奏請
諭旨記於檔案經
聖祖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一事禮臣安設拜褥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恭閱康熙三十三年

聖祖實錄禮部奏祭

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

上諭尚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應設檻外沙穆哈即行

奏請

諭旨記於檔案經

聖祖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一事禮臣安設拜褥

未協既經

聖祖面諭業已遵奉移設乃沙穆哈胸中卽預存畏忌皇太子之見奉請

諭旨記檔以爲日後卸責地步我

皇祖洞燭其隱將伊革職

皇祖之仁慈大度皇太子維時年幼尙無縱恣事蹟禮臣因關係儲位卽心懷顧忌如此厥後日漸失德致遭黜廢夫仁如

聖祖冊立儲貳猶致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

聖祖之慈愛明哲而爲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之斷不可行也在書生拘墟之見必有竊議其非而後之人不思深慮遠仍踵前轍或啟事端彼時當益信朕言之早經灼見耳前經朕疊頒諭旨明切曉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集古今儲貳金

鑑垂示久遠因恭閱

皇祖實錄禮臣安設拜褥請

旨記檔卽此一節益可見朕所慮之不爽並令編入古今

儲貳金鑑卷首欽此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皇長孫綿德前因與革職禮部郎中秦雄褒往來
餽遺書畫革去承襲定郡王嗣復加恩封爲公爵綿
德爲皇長子安定親王嫡長子係朕長孫設如書生
拘迂之見若明洪武時懿文太子旣歿劉三吾建議
謂皇孫世嫡禮宜承統洪武泥於法古遂立建文爲
皇太孫其後釀成永樂靖難之變禍亂相尋臣民荼
毒皆劉三吾一言喪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鑒於歷代

建儲之失是以再三宣諭並令纂輯儲貳金鑑一書
爲萬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儲封建以

祖宗神器之重輕爲付託豈我大清宗社萬年之福乎今
念綿德之子奕純新歲可以得子朕慶抱元孫五世
一堂實爲古稀盛事自應特沛恩施以衍奕禩雲仍
之慶綿德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嗣後宜益加謹飭
常存敬畏以期永承恩澤副朕諄切訓勉之至意此
旨並著入於儲貳金鑑欽此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上召見諸皇子大學士軍機大臣諭曰昨和珅福長安
伊齡阿覆審內務府郎中海紹妄斷地畝釀成人命
一案訊出海紹曾於上年十月具稿呈堂內務府大
臣俱經閱畫而原叅摺內未將曾經畫稿之處聲明
實屬廻護請將內務府大臣交部嚴加議處朕以內
務府大臣取巧廻護自應嚴議乃述旨時僅寫餘依
議字樣竟未聲明敘入經朕硃筆添出蓋因六阿哥

兼管內務府欲爲之隱諱耳方今綱紀肅清諸皇子皆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諸臣亦斷無有畏憚迎合者而因有皇子在內形迹之間猶不免稍存瞻顧此甚非也卽朕有錯誤處不容大臣及御史聲明言乎卽如前代之建儲冊立其流弊不可屈指數朕近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海喇孫等膳房人花喇額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頭伊等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

著將花喇德住雅頭處死額楚交與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一事其時理密親王尙在年幼

皇祖何等英明而膳房人花喇等卽敢心存彼此依附覬覦

皇祖洞燭先幾將花喇等正法以示懲創厥後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自理密親王旣廢不復建儲迨我皇祖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及朕纘承洪業五十年間日理萬幾朝乾夕惕重熙累洽海宇昇平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繼踐尊位不數年間屢遭事故豈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夫以我

皇祖之慈愛明哲猶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

皇祖之仁慈英斷而爲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

之斷不可行也又朕偶閱續通志載李林甫構陷太子瑛一事紀載未明因檢查通鑑輯覽稱明皇惑於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張九齡犯顏強諫武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若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卽以其語奏聞明皇爲之動容九齡實賢臣若明皇能斷應立抵武惠妃之罪乃致九齡反罷斥李林甫專國阿附宮闈構陷太子卒與鄂光二王廢黜同日賜死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

皇一日而殺三子天下銜冤足見儲貳一建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獻媚逢迎以陷於辜其强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而臣工亦必由此身罹刑憲平心而論其事果有益乎無益乎朕卽位之初卽默告

上天若蒙

穹蒼眷佑願如

皇祖御極六十年之久不敢復有奢望其時朕年甫二十五歲並未計及六十年當至八十五歲至過五旬萬壽後始憶及此因暇日侍

聖母時面奏及此曾蒙

慈諭皇帝如此勤政愛民天下臣民亦必不肯聽皇帝歸政朕因默念若得

上天嘉佑

聖母壽踰百齡朕卽八十五歲亦何敢卽言歸政今既始

願不遂追憶斯言實深悲咽朕春秋七十有四距歸
政尙十一年自當仰體

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猶日孜孜不敢自暇逸倘蒙

嘉貺將來得歸政頤養親爲授受豈非古今稀有之盛事
而朕之心亦可明於天下後世朕辦理天下一切大
小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卽安置一物亦必
期其穩妥寧於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爲詳愼定計
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效立儲之虛名俾衆人有所

窺伺致父子之間有責善則離之不祥爾此正朕維
持調護之殷衷

天地

祖宗實鑒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爲心則我大
清億萬年可永承

鴻貺於無疆也總之立儲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
尙有過之將來書生拘墟之見必有心生竊議且謂
今日諸臣有意迎合不知此等陽爲國家根本之論

而陰實遂其鑽營結納之私卽億萬年後朕之子孫有泥古制而慕虛名復爲建立之事者亦所不禁但人心不古如江河日下之勢父子之間必有爲小人構成釁隙復啟事端彼時始信朕言之不爽然悔已晚矣此事前屢頒訓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傳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茲恭閱

皇祖實錄處治膳房人花喇等事用是再行明切申諭並著補載入古今儲貳金鑑欽此

御製讀公羊

庚寅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卽位也曰成公意也旣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祛諸孽覲覲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爲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以賢乎且啟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

余以爲棄辛之貴而立啟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杜夫
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
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甚明哉而劉頌
引其言以爲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
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
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
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
而不爲天下萬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爲

輕而以已妻媵娣爲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況天下
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
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爲無患雖然嬖幸而
立少十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
審是言則公羊之說爲宜從乎爲不宜從乎

御製讀韓愈對禹問
乙巳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既
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與子
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此亦不
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御製讀韓愈對禹問

乙巳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既
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與子
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此亦不
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所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爲賢而與之失民心則爲否而奪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或曰三代以下率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深韓愈固言之詳矣茲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

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文闡義爲辭其意正重乎此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慎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錄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

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錄焉

御製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癸巳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臚旣已論之詳矣茲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爲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

今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光武之嫜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間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卽彊母不嘗爲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因彊而廢也后正位官中孰非其子乎寅之意蓋以爲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御製濮議辨 癸卯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能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爲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爲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爲人後者世所嘗有皆得推恩

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爲伯叔是以帝王爲重而以父母爲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強爲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議張璫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爲皇考追諡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人者矣子以爲爲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卽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所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爲耶余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

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爲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辯爲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互爲水火邪如張璪桂萼爲夤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爲君者平時敬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慎哉

御製讀召誥

乙巳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爲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爲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絜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

征集文
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
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
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
爲棘且君者

天子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
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
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

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
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
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
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尙弗亡之此非慈父之追其罪而
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
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
者可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
讀召誥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儆之者於謁明陵

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御製書明列代玉冊事

壬寅

予於戊辰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弄勝朝列
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未問
及於有冊而無寶也茲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思其有冊無寶

之故蓋其冊多用條玉

四條湊成一板以繩穿之

此卽玉檢金繩之

遺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
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

條則爲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囿圖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寶改製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寶胥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遷其重器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卽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

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是則予之弄徹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慮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予慄慄危懼之心爲心而敬

天愛民以懍難諶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御製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乙巳

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卽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間也夫

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享

孔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燁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別彰燁於

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燁言之湯武卽有
慙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弑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

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

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

明洪武六年始建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

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隋高

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

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建

歷代帝王廟於北京至二十四年又罷元世祖之祀

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卽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我世祖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祀

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

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聖意詳細討論且疏奏在十一月大事前數日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實不倫矣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

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歷代帝王位次有不愜於懷者如漢之關入桓靈而於前後五代

全未議及因敕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靈則徹出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神主於廟躬禮致祭詳見禮成述事詩并序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

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

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

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爲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予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至臨安既破帝昀見俘宋統始絕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爲宋帝昀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爲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遷沙漠委棄中原則

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統乃歸之明爲洪武元年至我朝世祖定鼎京師在甲申五月維時明福王尙監國南京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別之直至乙酉五月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以爲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卽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漠無旌別彰瘡於其間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日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爲法孰可以

爲戒萬世之後入

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卽不明示旌別彰
輝而已寓旌別彰輝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
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祚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爲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

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尙凜難謹之戒乎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凡例

- 一是書哀輯自周代以迄元明凡冊立儲貳義關
鑒戒者備臚事實謹列按語於後
- 一採輯專據正史核實徵信謹遵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以定折衷

- 一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蹟雖多可採
但係諸侯世子非儲貳可比擬按語中畧敘概

不列入專條

一歷代偏據一隅僭竊尊號如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所載與得統繼序者不同亦從闕畧

一正史內如宋之太弟明之太孫皆關炯戒謹一體附載

一遼金元三史內人名地名皆經奉

旨改譯謹遵照書寫仍於人名地名初見處分注原作某字以便披覽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目錄

卷一

周

平王

王子帶

漢

惠帝

太子榮

梁王附

戾太子據

東漢

東海王彊

三國吳

廢太子和

卷二

晉

惠帝

愍懷太子遹

宋

元凶劭 濬附

南齊

武帝

梁

昭明太子統

卷三

北魏

太子晃

廢太子恂

北齊

廢帝

北周

宣帝

隋

廢太子勇

蜀王秀附

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附

太子承乾

魏王泰附

懿德太子重潤

節愍太子重俊

太子瑛

莊恪太子永

卷五

宋

太宗

元

裕宗

阿裕實哩達喇

卷六

明

惠帝

仁宗

光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四三

